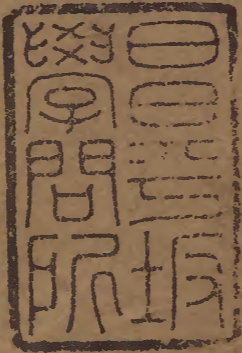


漢書

付五十八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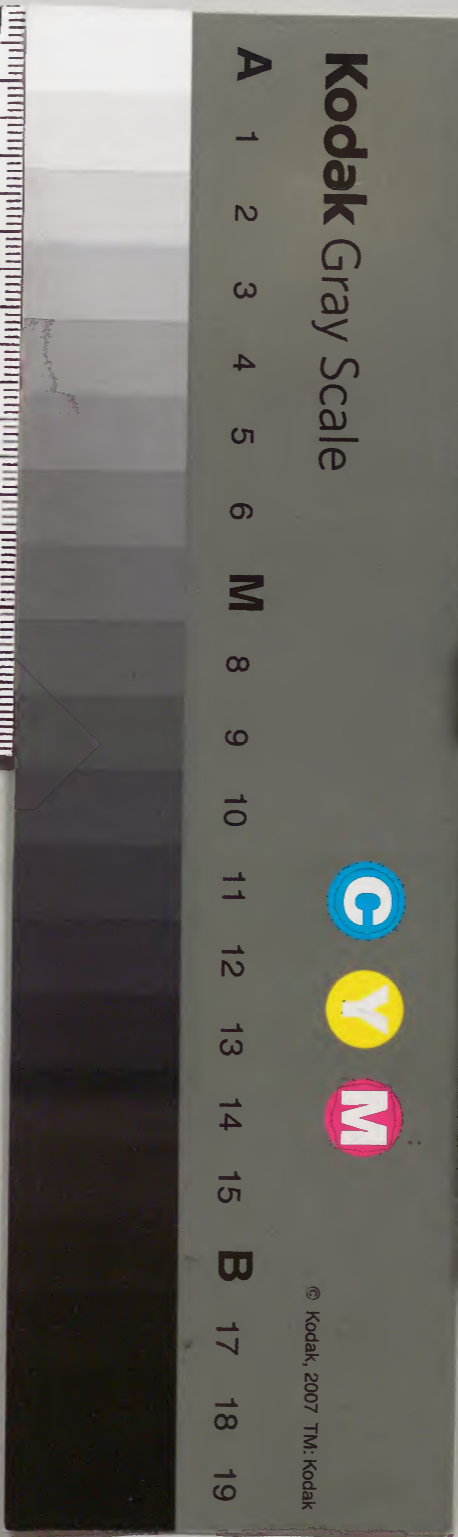


|      |   |   |   |   |     |
|------|---|---|---|---|-----|
| 五〇一六 | 函 | 架 | 冊 | 類 | 漢書門 |
| 四二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 三三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      |   |   |   |   |    |
|------|---|---|---|---|----|
| 五〇一六 | 函 | 架 | 冊 | 類 | 漢書 |
| 三三二  | 二 | 二 | 二 | 二 |    |
| 二七九  | 二 | 二 | 二 | 二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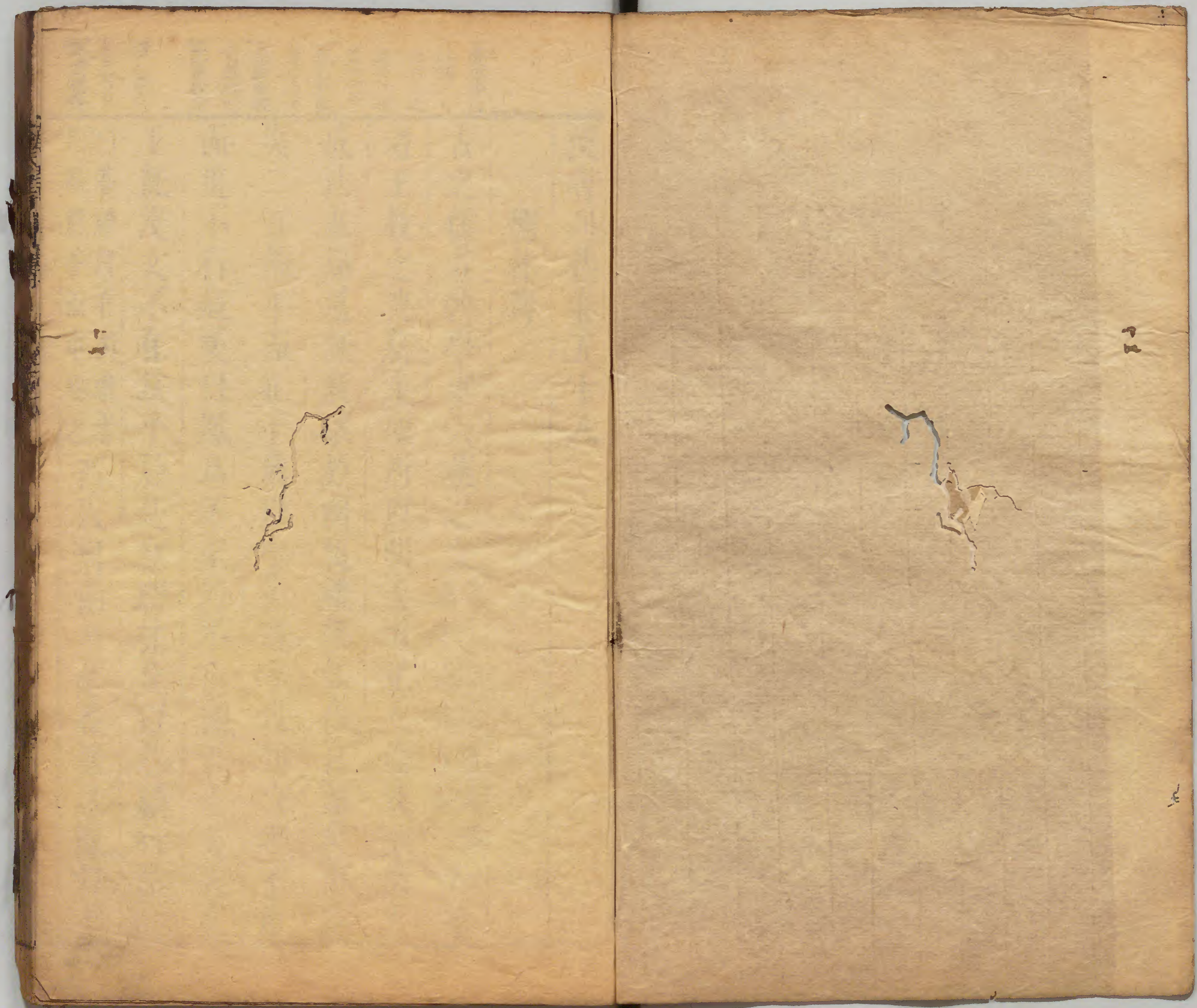
三史共六号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5016 |  |
| 冊數   | 32 ( 18 ) |      |  |
| 函號   | 279       | 52   |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11

11



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儒林傳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

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

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

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

而道不行。廼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荅禮行誼。師古

曰荅禮謂有問禮者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

凌稚隆曰此傳大旨雖本史記原文而損益之而自叙六藝興廢後後叙諸經師授受處較詳記更詳密

漢書列傳

卷五十八

一



十餘若

奸音

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藉迺稱曰大

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

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

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師古曰繩謂治正之

至獲麟而止蓋晚而

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傳謂象象繫辭

漆祿董曰

文言說

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

之事一句

作信而好古下學而止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

結應支

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傳小者友教

先聖所以

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

明天道等

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

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

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

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

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彭展曰威宣齊二王

及至秦

始皇兼天下燔詩書弑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



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

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

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

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

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

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

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

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

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縮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皇庠序

之事也。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

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

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

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

其號也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

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

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五經大師

史記有今上一段班史易以漢興至漢起不如史記明也又按先以五經大師總提於此

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



為根而移  
枝分而叙  
之二與  
此限相與  
應

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

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白丞相御

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

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

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以為天下先

師古曰舉遺謂經典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自謹與太常減

博士平等議曰減孔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殷曰庠周日序師古曰教效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

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

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

勸學典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

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

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

古日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令縣令相戾相長二千

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

辭敬曰所  
屬屬上句



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借師古曰隨上計更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

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讓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名籍而奏即有秀

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

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臣

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班行也明天人分際分音扶問反

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

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

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

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

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

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

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

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曹史今縣令文書解言

屬某甲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

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它如律令師古

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

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



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負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負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負。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

以授魯橋庇子

庸

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

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

師古曰馭臂姓也音韓子

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

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

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

師古曰高

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授東

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

篇。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中，讀曰仲。

同授

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成

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

霸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齊之涿丘

賀

漢初言易

如漢書詳

之旨處不

如前芽故



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按言易之田何應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

前易曰

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

潘川田生

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師古曰言

法術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

以去

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

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師古曰故謂

授同郡碭田王孫

師古曰碭者梁

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郡之縣音唐

施讐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讐為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讐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

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

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

讐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

讐結髮事師數十年

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

及詔拜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

石渠閣

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

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

讐授張禹琅邪

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

賀不能

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

漢書列傳

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

七



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

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琅邪郈丹曼容著清

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

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

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

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

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

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

曰用為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

分別也證明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

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

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師古

曰易明夷卦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

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

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芟茲言其根芟方茲

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師古曰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後賓

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以此不見信

變雜隆曰

易雖以下

筮存而孟

喜之易多

言陰陽災

變之說在

丘氏之學

又不於京

房下枝之

流故曰九

師與易

道微

某地曰漢

時師門相

授受而相

衿相難

也起



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

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供主其事也

病免為

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繇是有

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

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

師古曰自別一京房

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

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

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

教侍中

師古曰為諸侍中說經為教授

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

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

師古曰行謂天子出

先啟旄頭

劔挺墮墜首垂泥中

師古曰挺引也劔自然引拔出也

刃鄉乘輿車

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

師古曰霍光傳云任

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

玄服入廟居郎間

師古曰郎著皂衣故章玄服以廟也

執戟立廟門待

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

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



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  
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

劉奉世曰  
代當作授

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

後人誤改  
之代充宗

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

者召佳臣  
非臨也

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  
姓士孫

名張字  
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揚

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

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師古曰延壽  
其字名贛

延壽云嘗從孟

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

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

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

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

黨讀  
曰儻

託之孟氏不相與

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

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

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



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中讀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

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

陵母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

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免知東郡

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

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

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

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

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頽川異錯

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

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行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

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

茅坤曰漢特立學官為顯

後聞伏生治之應前

言書目齊

南伏生句

盧靈伯漢初言書始於伏生之二十九篇以授張生而魯之夏侯勝夏侯建夏侯寬歐陽欽皆源流



子張生

後魯周霸雜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師古曰嘉賈誼之孫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

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

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

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

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

師古曰名高字

子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

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

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

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

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

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

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

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

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

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

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凌維隆曰夏侯勝京

房業有本傳而儒林

傳復詳次之近于重

復若張禹兒寬董權

志姓名與所師爾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蘭卿蘭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

茅坤曰許商夏自標榜以附于孔門

辛卿及長安許商長伯辛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辛卿至丞相自有傳出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

師古曰依

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快音桂

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

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

拊音膚

事小夏侯建為博士

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

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脩章

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

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

為城陽內史倉

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

有傳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

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

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功

按備載谷永疏見寬

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

變禮而當天心

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示盡偃大木斯拔國

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

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

美謚著為後法

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

國凶飢文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

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

近事大司

空矣臣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

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

包商偃之文學

商子夏名偃子游名

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

又按死則

異其禮謚

此疏根本



傳之顯位

嚴與儼同  
取讀曰妙

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

聖聽

師古曰閔大也言陳聖  
王之法聞於天子也

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

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

益德配周召忠令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

師古曰  
司徒掌

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  
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府佐也

卒然早終尤可悼

痛臣愚以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

顯功之德上吊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

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

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

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

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

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虔曰朝  
名都尉姓

而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

常少子

師古曰少  
子常字也

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

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

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



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按申公魯  
應前言

言於魯則  
澤培生句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

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

學

師古曰郢即郢客也

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

戊戌不好學病申公

師古曰患苦也

及戌立為王胥靡申公

師古曰胥靡相係而作

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

身不出門復謝賓客

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宅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

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

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

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

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

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



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寶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陽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邑名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



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

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

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

長安幼君

李奇曰長安名

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

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

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請博士樞

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師古曰非

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諸博士驚問何

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師古

日下除官之書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

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

凌稚隆曰叙唐褚兩生以應選詣博士與式以兩生之薦徵來舉焉一時情景宛然儒者之風



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

師古曰為魯詩者所

也宗師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

學官自有此法酒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容欲去歌之其辭云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

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今日諸君為主

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

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

也式耻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邊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

生日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

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

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

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

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

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

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

上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

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

劉向言文去下客字驪駒者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

轅固齊人應前言詩於齊則轅固生句



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

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

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

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

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

者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熹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

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

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

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迺使固入圜擊菑上知太后

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

固刺菑正中其心菑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辜

後上以固廉直拜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

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友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固曰公孫

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

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  
 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  
 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  
 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  
 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邴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  
 尤盛

韓嬰燕人應前言

詩燕前韓

大尉句

沈津曰今

所存惟外

傳亦多雜

說不專解

詩亦非詩

人之義第

文辭清婉

有秦風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傅嬰  
 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

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  
 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  
 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  
 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  
 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  
 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



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王中尉自

一本無王字

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喪孫順順

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

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

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

蘇林

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頌讀與容同

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

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

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

師古曰姓公戶名滿

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

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問丘卿倉說禮

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

人通漢子方

如淳曰聞人姓名通漢字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



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  
 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  
 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  
 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  
 戴授琅邪徐良游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  
 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子孫楊榮字仁為大鴻臚  
 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  
 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 為景帝博士與

移胡母生齊人應前

言春秋於齊則胡母

生句與董仲舒同業

應前於趙則董仲舒

何劉敬曰之

字衍漢初言自

秋者江公受學于申

公而以教

梁名胡母

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  
 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羸公廣川段  
 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  
 唯羸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  
 魯眭孟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  
 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  
 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



仲舒所以  
公羊名而  
舉廣之說  
梁曰步舒  
之公羊各  
有所受云

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  
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  
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  
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

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

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

王中中讀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

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

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

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

豐次君泠音零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

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畦孟至御史

大夫疎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

筦路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溪惠師古曰姓堂溪惠授

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

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

官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



自有傳

接此叙公羊穀梁通

和與哀及諸儒並論

善有處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反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喞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比次於

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

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

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

捷敏與公羊大師賈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

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

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

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

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

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

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

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

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為郎中戶將

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

漢書列傳

卷五十八

三十四



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

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

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本名

居室也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

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

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

士嚴彭祖侍郎甲輓伊推宋顯

輓音晚

穀梁議郎尹更

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

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

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

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

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

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

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

為博士

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

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

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

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

以射策乙科

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

慶姓以下一段見穀梁終盛於公羊云又按古本作由章考風俗通云漢有申章至長沙太傅恐當作申章



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

如淳曰邛成太后親也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

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

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

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

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

等補龔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

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

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

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

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

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

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

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

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李君哀帝

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

第據曰賈  
說所為左  
氏傳訓故  
卷不傳



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二

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

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

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

故兼而存之楊慎曰班史既列儒於九家復作儒林傳則固之學所以幾乎道也其叙謂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

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故其備述孔子以來所傳受夫

博士弟子所習業為之傳則與九家所稱儒者異矣抑其曰儒林曰藝文亦自有別云

劉歆曰此緣小吏不能究宣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州郡然顏解未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者言治禮掌故今在他官而遷常留滯今遷之請選擇其秩至大行卒史句言文學掌故留滯者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通一歲皆補為大行卒史也比百石以下至邊郡一人句言文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誦名者此數品先用滿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此數



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石屬者以與已同言自此二百至此百石卒吏者已而臨二千石屬也有椽有屬卒史遷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也備負者總言此二者皆備負也

晁補之曰易學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翟牧輩皆以為非劉向亦疑托之孟氏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盧舜治曰漢初言詩則申公在魯以魯詩名轅固在齊以齊詩名而王式之魯匡衡之齊要之各有所本然王通氏曰齊魯毛韓詩之末也豈以漢儒窮經之學無益於三百篇之旨乎

盧舜治曰漢初言禮始于高堂生之十七篇其後后蒼最明其業而大小戴繼之然天子諸侯之禮一切置而不講而徒推士禮以達天子之禮使天下後世不見聖人之全經故曰夫戴小戴禮之衰也

鄭樵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三篇獻之時至劉向所校經籍因弟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三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  
茅坤曰按漢當秦燔經後廣立學官以開六藝之傳故武昭宣元成哀之際並以明經顯而師各守其說以相授受故史遷始序之班固漢書又從而詳之然特條次其官爵與授受之系而已而於六藝中之得失大旨固不能別而言之也嗟乎昔人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豈亦稍見其概者歟

漢書列傳卷五十八 終







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陋言非正統而身經微賤也典于閭閻知民事

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

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

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

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

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

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

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

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

賜金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

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



王維楨曰末一段立循吏傳大旨

茅坤曰文翁守蜀郡

於文學上注精神故

其治行多當世而篇

中亦能摹寫種種風

神特相稱凌稚隆曰

仁愛好教

是虛語

也

唐順之曰敘興學一

事

凌稚隆曰

有孝文之

仁厚則有

文翁之德

讓有孝宣

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  
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

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

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齋計吏以遺博士師古曰少府郡

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巴蜀刀有環者也布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中

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

中師古曰學官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

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

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

也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

教令出入閨閣閨閣內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

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

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



之標核則有王成之勞來願上之倡導何如爾此班稼之微意

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又曰成以偽增蒙顯實當時已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得其情矣班史何以次之循吏豈所謂治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

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

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師古

曰身為豪傑而

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師古曰同謂者坐同產有罪劾免

也

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

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使領郡錢穀計計謂出入簿書正以庶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庶見察而遷補復察庶

許應元曰



入錢賞官與入穀沈黎郡一意

唐順之曰霸之寬和

不足為難在是時為難耳

按用寬和

為名句是一篇骨子

按此段正霸寬和處

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又心思捷疾也

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

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

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

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

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

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廷中謂廷尉之中

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廷中謂朝廷之

中知長信少府夏族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

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

諭冬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

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

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

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

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

也知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

按此段亦霸寬和處



惠順之曰  
諸事并在  
二時

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以贍鰥寡貧窮

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

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

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然霸精力

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

繹謂抽引而出也

問宅陰伏

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廢吏遣行屬令周

密

屬戒也周密不泄漏也

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

肉

攫搏持之音攫

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

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

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

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

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

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

識記也

吏民不知所出

師古曰不

知其用

何術也

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霸力行

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

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

長吏

許丞老病聾

如淳曰許縣丞

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庶吏

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

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

陰伏參事  
三維積曰  
矣  
然名賢天  
儒則耻之  
俗吏中精  
神所注處  
莫坤曰陰  
伏參考乃

莫不爾也  
著為矣循



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公際而奔匿簿書以盜官物

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

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

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

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劾之軍

典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

前前後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

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

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

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

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典於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

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

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

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

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鵝雀飛

鍾人傑曰  
總上二句  
結前案

豈順之曰  
用斷語敘  
事



集丞相府

師古曰鴟本作鴟鴞雀大而色青出羌中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

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

茅坤曰用敞奏暗指上節語

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

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

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

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

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

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

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鴟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

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鴟雀者問之皆陽不

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丞相圖議上奏應上議欲以聞句

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本條然也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

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恠

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

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

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

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

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

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漓



薄樸大質也割之則散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

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廢

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

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

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

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

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檢局毋

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奸求也音

干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

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

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

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

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

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

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

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

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

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

漢書列傳

卷五十九

九

漢書列傳  
張敞起至  
不取復有  
及處足上  
文功名損

王維楨曰  
班據子壽  
傳中詳次  
張敞一奏  
亦只是借  
其言以發  
其詞之更  
更善也



於治郡句  
意

唐順之曰  
然自漢興

句掉尾語  
凌稚隆曰

舉陵侯高  
竟為大司  
馬丁前祭

按從杜陵  
首尾相應

凌稚隆曰  
此傳全用  
虛語

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

馬師古曰更著此者亦言霸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

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

廼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

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見一同乘車

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

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蕪平

不肯以愛利為行人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

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

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

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

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

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

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

也屈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足下以清明之德

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



餘梁肉何則有亡之執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

後進

蘇林曰魏無知也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譬猶謂汲黯為汲直

韓信雖奇賴蕭

公而後信

師古曰信謂君上所信任也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

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師古

曰言能自達也

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

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

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

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

離凶災朕甚閔之

離亦遭也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

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

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師古曰嘗

謂蒸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

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至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

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

泣蹇蹇亡已

師古曰蹇蹇不阿順意也

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

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又與騶奴

凌稚隆曰遂傳作兩

我桐鄉作結案與傳首相應

不可交以

莫書川傳



鍾人祭曰  
吾次情事

凌稚陰曰  
引膠西王

亦殷監不  
遠之意根

上內諫爭  
於王一句

乘

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諛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

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

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

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逐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惟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

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

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

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

積見安樂  
流涕根上  
外黃傅相  
二句來



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  
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

起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

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

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

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

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

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以德化撫而安之

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

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

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

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

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

諸持鉏鉤田噐者皆為良民吏毋得聞

師古曰鉏鉤鑿也持兵

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

罷

師古曰言為盜賊久心亦疲厭

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

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

漢書曰

至渤海以

下正敘其

便宜從事

漢

劉奉世曰

以

二市敵前

三盜賊亦

皆罷後云



劫略者去丘

於是盜賊悉平師古

解罷為疲乃非遂功

奏當如字

隨之

唐順之曰

波及王生

茅坤曰此

丁渤海

一段案勤

是因王生

入文益奇

耳若曰波

及王生則

重在王生

非了渤海

案矣

抄到老應

前年七十

餘句

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

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

一口即如家二母彘五雞則如此養之也民有帶持

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

夏不得不趨田趨趨也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

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勞來勸勉也吏民皆富實獄訟

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

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

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

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

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

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

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

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

衡丞以襄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為宗

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漢禮隆曰  
敘信臣治

上蔡治零  
陵治南陽

並用虛語  
而于為人

以下方總  
實其所治

之事亦一  
格也

按好為民  
與利務在

富之二句  
一傳綱領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起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  
言休息

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

門提關凡數十處師古曰關所以  
壅水音一曷反以廣溉灌歲歲增

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

水約束師古曰言用  
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

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

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

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

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

史奏信臣為百姓典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

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

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

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

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

蔡信臣

二句暗虛

好為民興

利二句

虛聲治曰

聖史循吏

六人文帝

居其一而

宣帝居其

五可以驗

兩君之治



凌稚隆曰益堅叔摩

良吏悉與

寧校廣樹

蓄增戶口

買牛犢巡

行阡陌港

溉賦而爲

元元立教

養之法

之太史公

活活引叔

穀輩功相

漢地

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茹音人廡反廡音舞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

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火也蘊音於云反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

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宅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

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

年詔書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

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王世貞曰予嘗恠班氏述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鈞攬中人之陰若鬼神焉而班氏語津津亦無容口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龔遂輩其與禮敦讓清淨不擾世儒類能言之然嚮赫赫者聲奪矣世哉班氏之深於吏也

循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

言和上德謂令自於是以為德下德務於循建信哉

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

一曰嘗密文師古曰然茲執念起其極也上下相

夫書列傳卷五十九終



信臣以為此皆不特之物有  
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宅非法食物悉奏罷省  
年詔書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爵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  
臣家而南陽亦為立祠

王世貞曰子嘗惟班氏述趙東北二三君發掘鈎  
掘中人之陰若鬼神焉而班氏語得存亦無容口  
至其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翼遂章其典禮歌  
新誕凡之飛然更也

### 漢書列傳卷六十

####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

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

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脩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

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

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

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當是之



時吏治若救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本

非武健嚴

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媮苟且也

言道德者溺於職矣

師古曰溺謂沉滯而不舉也

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下士聞道大笑之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

非虛

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

孟康曰觚方也

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珣謂刻鏤也珣與彫同

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去嚴刑

曰言其

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

蒸蒸純壹之貌

黎民艾安由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

高后時酷吏獨有

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

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資材也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

甯成之倫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

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

師古曰賈

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

野彘入廁上目都

師古曰動目以使也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



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

矚矚音開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

則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公

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肯

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

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居怠傲讀與倨同而都揖丞相

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驚擊之甚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

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

侯使人間予臨江王師古曰伺間隙而私與也臨江王既得為書

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構成其罪

也師古曰謂構成其罪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就

拜師古曰不令便道之官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

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

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

乃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

愛維隆曰  
史記原文  
竇太后乃  
竟中都以  
漢法漢書  
去竇太后  
三字則中  
都者何人



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又去竟字似與上文以危法都句無別

寧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

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溼言其急之甚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也溼物則易束

操音千高反

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

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

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

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也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邳都其庶弗如然宗室蒙

桀人皆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

為不復收也如淳曰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迺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鈇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稱曰仕

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迺贖資陂田

千餘頃師古曰贖資假取之也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顧賃也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陽侯故

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

粟師曰必法殘人者必自殘成自蚤見故得終戶牖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田居二千

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為守視都尉如令為

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校師古曰校意堅也音章或反司馬

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

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

均敵也馮讀曰凭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

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

弃市自審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

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繫人也師古曰繫讀曰部扶風縣也音胎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

曰京師諸官為吏也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

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

禹無害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

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與

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

禹為人廉裾裾亦傲也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

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

鍾人傑曰

此段史記

原文亦極

摹寫

接議不受

刑議史記

作義是

事非曰

為人以下

漢書稍

探史記張

湯傳內原



文而增入  
之有風采

按始條侯  
句重提前  
語

茅坤曰幸  
而改行得  
以壽終

按史記縱  
有婦媯

史去媯字  
則下文媯  
字无根

參雅陸曰  
忽然種入  
寤成極狀  
其暴而後  
縱破碎  
寤成之家

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

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

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

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

以老徒為燕相數歲諍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

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

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為

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為

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媯縱姊名也媯音許干反補上黨郡中令治敢

往少溫籍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含蓄也溫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

縣無逋事逋亡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

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

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寤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

小吏時寤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



以形縱之酷尤甚于

成云景坤曰以

下又挿入

及先提三

溫舒共為

論列諸太

史公深惡

當時酷吏

之互為慘

殺故出後

變化以餘

次之非一

久傳也

治民上廼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

關者肆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

護其子則搏噬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

過常故以喻也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

盛弗爲禮至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

暴之屬皆奔亡師古曰孔氏暴氏南陽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

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

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

捕鞠曰爲死罪解脫孟康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

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是日皆報

以爲解脫死罪盡殺之鞠窮也謂窮治也

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

爲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爲罪惡者今畏是時趙

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

毛摯爲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後會更五銖錢白

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

中尉溫舒至惡所爲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

按是記重  
罪下有輕  
繫二字惟  
繫亦殺  
見其酷



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

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聞奉以惡用矣師古

曰聞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尚急刻也縱庶其治效邳都上幸鼎

湖病久已而卒起幸其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合也苞合在心以為過也至冬楊可方受

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

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土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

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亦死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闕奔縱市後一歲張湯

亦死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已而

試縣亭長試補也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

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

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

為吏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

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

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以不盡意捕擊也

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

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

莫敢言

漢書曰未一旬可謂於語概

詩應元曰椎埋發冢也類注恐非

刑會孟曰此人即上十餘人百罪即生陰重罪



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

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

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

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奏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

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

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

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

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放依也徒請召猜

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河內則揚

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禍者義縱為內史憚

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湯敗後徒

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

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至蒙蔽職事不舉悒音昏至

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

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

項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

鍾人傑曰以下與史記稍異茅坤曰義縱猶憚溫舒縱其虐而溫舒其猶也乎按為人以下至末史記載楊僕傳中班史綴之于此是



屬舞治曰  
動學不如  
史記羣學

也。姦人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

狻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其治中尉如

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靡碎也行論無出者其

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部中中

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

權貴富師古曰謂權貴之家所擁溫舒擊東越還議

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坐以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

天臺而未有入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

曰覆校脫漏未為卒者也上說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

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

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

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負

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

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溫舒死家

崇千金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茌音仕疑反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

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

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窳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

益彫敝輕齊木強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以故

事多廢抵罪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王

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

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

出錢穀為之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

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稍遷至主爵

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

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代前勞伐謂矜恃也以書敕

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

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師古曰奪與奪同奪拔取之也烏足以驕人

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

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

嘉其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

虞書列傳卷六十一

按家直不

前五十金

之

樓僕酷

連惟有治

放尹齊以

敢擊行

句

又按史記

一以為能

下有溫舒

復為中尉

一段班氏

移入本傳

是

茅塘曰以

下史記原

文所不載

而漢書以

武帝勅多



漢書

卷六十一

十一

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

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

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

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失期內顧以

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失尊尊之序是四過

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

刀詔問賈答言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

五過也干犯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

去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

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

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

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

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克見宣無害

言上徵為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

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眾詆誣稱為

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

王維續曰  
推此五過  
皆非酷吏  
事而班史  
敘之蓋概  
僕之為人

漢書

卷六十一

十一



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

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

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然獨宣

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為經經常也中廢為右扶風

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郡扶

風縣也音媚闖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

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

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

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

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

屬大羣至數千人檀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

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

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

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

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

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

率散卒死亡復聚黨阻山川徃徃而羣無可奈何於

按是時起至末是概

論天下法愈密而盜

愈多本史記楊僕傳

詭而班氏移之于此

徒結武帝時酷吏云



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

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

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

故盜賊寤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

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

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

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

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

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使小史侍

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史蘓

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昌蒲侯

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

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

也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

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

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

按此傳以  
後俱班氏  
所續亦多  
纂倣史記  
行文  
接廣明傳  
只以殺伐  
為治一句  
概其酷



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

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

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

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

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引軍空

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

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

陽陵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

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鉏

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人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

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

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

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

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師古

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

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

按亦敢誅殺與前以殺伐為治句相應劉敞曰延年未嘗有酷烈声而此傳中明勇過需不疑至於詐增職直詐延壽比

漢書列傳 卷六十一 十一



為請没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

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餽

師古曰一乘為一兩餽謂賃之

與雇直也音子就反

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

簿詐增餽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

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

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拒諱也

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

師古曰延

年嘗給事莫府又為大將軍長史故云然也

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

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

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

願以愚言

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

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

至今病悸

悸心動也音撥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

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夫

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

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偏

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

玉維積曰次田廣明

與大將軍

三子賓廢昌邑事極

有生色



列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國除

盧壽治曰  
嚴延年傳  
克拓而多  
頭緒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

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

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

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

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  
車天子後車也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

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

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闈內罪人法至死

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  
不得人師古曰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延年亡命會

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

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  
劾霍光擅廢立拜為平

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

中西羌反疆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

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

白等出是廢亂師古曰廢公  
法而殺亂也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

曰兩高氏各以所  
居東西為號者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

牾逆也  
音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

案  
時弊為延  
年酷烈起  
如此  
按定敘提  
矯行好名  
詣丞相其  
御吳府不  
先至遂請  
然御史書  
府雖同日  
延年以剛  
史府次之  
相專而御



賊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

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

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以

其兼領武事也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

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

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

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高氏前死吏皆股弁師古曰股

謂撫手也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

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

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野無行盜威靈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

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人之於罪衆人所謂當

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

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

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延年為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

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

沿下無隱情然疾惡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

漢書列傳  
法一良文  
法從太史  
公張湯楊  
僕傳及來



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

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總

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

畜伯長也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

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

迺以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

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主人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

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

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莠盛

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稗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誘自矜伐其能

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

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

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比接近也

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

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

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

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

官也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

檀此以為權乎

集郡府而論殺  
畜伯長也  
史記備農  
湯趙馬以  
形王温舒  
二例

屠順之曰  
發得奇

又曰徵延年敗處與  
宋博趙廣  
同

又曰此等  
類敘尤難



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祗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

也。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

事父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

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祗不入身

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祗罪然祗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

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

平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

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

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

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

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師古曰結正其

罪也坐怨望非謫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

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雒陽適見

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

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

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

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

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

按道叙延年母一段書其誅戮焉不枉云



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

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

之盈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

墓地耳

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

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

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

石故總

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潁陽

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滅匿亡命

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一

而北地大豪浩

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

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

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

賕賂報相與探丸為彈

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得赤

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師古曰其黨與有為

吏及它人所殺者

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

盧壽伯曰  
書其子曰  
屬伯書其  
母曰萬石  
嚴嫗美刺  
不相掩  
凌迪知曰  
尹賞傳敘  
事者言道  
勳與王混

其詳曰以  
下提時弊

層順之曰  
連敘三事



道枹鼓不絕

枹擊鼓推也音孚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

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

丈致令辟為郭

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

以大石

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

父老伍人

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名其同伍之人也

雜舉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子

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

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

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

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

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

一也置放

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

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

如淳曰瘞

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師古曰

即華表也

榻著其姓名

師古曰榻代也榻代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榻音竭代音弋

百

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

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

師古曰安

猶焉也死謂尸也

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

郎賞所置皆其魁宿

師古曰魁根本也宿舊處也

或故吏善家子

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貫其罪

貫緩也



詭令立功以自贖說責也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

牙追捕甚精其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

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

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

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

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

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

羞辱甚於貪汙坐戒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

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邳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

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蘓林曰邑音

悒師古曰或作色字此言阿人相悒納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

趙禹据法守正据音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

後罔密事叢叢謂衆也寤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供給

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

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師古

日謂有儀形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亦

按班探借  
其所以  
之故

湯周兩人  
雖以子孫  
貴之故  
別為立傳  
而替語一  
仍太史公  
之舊按史  
蓋有微意  
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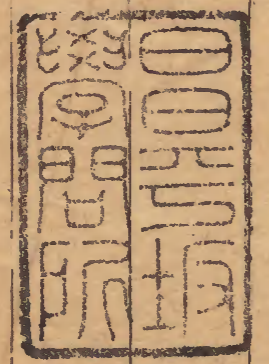
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二十三



漢書列傳卷六十 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茅坤曰予按史記酷吏傳絕佳而漢書持本之其所稍異者漢書以張湯杜周多賢子孫故曲為覆之不以入酷吏故與史記原文稍為出人先後而田延年嚴延年尹賞以下則宣帝以後事故漢書自為傳其文亦與史記相伯仲矣黃震曰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審成以陰刻之資而効之而後周趙又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王溫舒輩一時相帥皆務于酷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是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權德輿曰都為中郎將活賈姬為濟南守誅豪猾為中尉宗室歛手為鴈門匈奴不敢近邊然且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堅剛忠純終始若一一坐臨江之嫌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也子長首冠酷吏班氏又因之善善惡惡之義缺矣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



漢書列傳卷六十 終

文化甲戌



漢書卷之六十一



魏。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漢。書。卷。之。六。十。一。



